

弘道館叢書

回天詩史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42

2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A/242
2

柳田泉文庫

田天詩史卷之下

水戶藤田彪斌卿題瀨藏書

邦家隆替非偶然

恭惟我東藩威公建基以廉耻節義鼓舞士風義公繼述申以孝悌忠信之教其盛德大業雖樵夫牧童猶飽聞而厭道固不俟臣彪贊羨也義公既老肅公襲封大將軍常憲公使隨性院夫人稱八重歸我恭伯世子一國相賀獨義公以為國家不幸事見於公所賜木蓋忍其或長奢侈之風也既而風俗日衰財用不三義公薨

田天詩史卷之下



未數年，至於寶永年間，有松並勘十郎之禍。勘十郎者京師人，長

敦功科，以處士游江戶，公聘而用之。遷任頭職，大變更制度，所謂寶永改革者，士民憤怒，遂以寶永六年見放

逐。當時執爰有司及松並之爪牙腹心，被罪者頗衆。其壞紀綱，害風俗，蔑如典章，

以貽邦家之辱者，臣子實不忍言為成公夙以聰明之

姿，懷有成之志，享保之政，翕然可觀。不幸享年不長，年

十四襲封，享保庚戌四月六日薨，享年僅二十有六。中興不遂，惜哉！良公幼冲，襲

封，僅三歲，政出於巨室，以故元老以下，頗營其私門，寬

保寬延之餘毒，今猶或存焉。公既親政，其聰明英武，蓋

不出於成公之下。今拜觀其手錄筆記，公之手錄藏在秘書府，小姓頭

取及與右筆掌之。其奉公之誠，畱治之志，可謂勤矣。昔者唐主

李隆基，勤於開元，情於天寶，論者憾焉。公亦有始而不

能有終，或曰：當時大臣憚公之英明，佞媚迎合，遂以享

安逸樂，盪公之心理，其或然。悲夫！文公恭儉自率，慈仁

撫下，兩野常陸間之俗，貧民或不舉子，挫殺之，辱產，慘

毒尤甚，而民習以為常，恬然不怪，公深慨之，命郡

官市司等之職，務蠲其弊，若民極窮乏，不能育子者，給

以資用，封內赤子，賴以活者，不可勝數，其法制，今猶在

行。凡民有七子，以其讀書右文，義公以來，不有其比。初

公，脩大日本史，補千歲之缺，典然以其書屬秘撰，不得

公諸世，其傳寫行世者，謬誤甚多，而公德以發，文學

陵夷，其任官職，曰：總裁，曰：編脩，實不足副名文。公好文，

一國嚮風，長久保玄珠，立原萬之徒，唱於其前，高橋廣

備先臣一正之倫和於其後公遂委廣備一正等以刊脩之事校訂補脩率無虛日文化年間自關白藤公取九重之進止獲俾書名公行乃上其先成者於木獻於天朝進於幕府者皆文公之志而武公繼述之力也

當時大將軍文恭富於春秋公年十四白河源侯松平越中守名

及信致仕号樂翁居宰輔之任援三藩之君以倚賴焉

今恭觀公親筆秘錄亦藏於秘書府以囊分部納諸桐匣堅橫可三尺深可一尺而秘

錄盈其有裨益於天下者不可勝數矣其於國政亦不

乏羨事而公承奢侈之後財用不足功利之徒或乘之

而起遂累公之德者或有焉然在位三十餘年未嘗忽

愛士撫民之愛其德澤浹洽於闔境者至今猶深武公

寬裕而果斷志存大體大開言路脩明庶愛丙寅丁卯

間慨然有大有為之志先是國用窮乏仰給於良華富商歲月之久子錢陪從國不勝

其弊風俗紀綱為之頹敗公有見於此命有司推其顛

末窮其原委或捐其子錢與其母金或限以歲月斷然

與浪華富商絕於是有量巨室束手中山氏以幕府名

人為出預備不虞之志云卿為元老然專聽

事關幕府及他邦者若士大夫轉除注擬唯知所謂物

頭以上與田祿之與奪至於財用伸縮損益及小吏進

退俸米多寡之類世不與聞以為恒例及備前守信故

以良公庶子出嗣中山氏受府之謀議事無大小必咨

決於信敬不能無強僭之患公襲封之明年命俗吏破

信敬其聽政條件悉履舊例自是其推稍衰矣俗吏破

膽而任事之臣不能推廣盛意峭直刻深頗求物議於

是公韜光持重盖有待於他日而天不假年公年三十三襲封四

十四而薨在遺憾曷已哀公夙以高明之姿負文雅之

才其襲封也慈惠愛物衆庶歸心故車國君即世則其左右近臣一時皆罷

悉以其事世子者代焉武公之薨有司以例聞哀公嘗不忍先公左右乃命為公之近臣以為恒例云

與幕府執政水野羽州見於談於營中一見察其姦又

憤元老或張私門欲明舊典以總大綱共存於所賜先臣一之親書

公嘗迎峰壽院夫人稱奉姬君文恭公之女於幕府後宮閨門之

間勢不得甚儉而帑藏素乏財用蓋公稟性虛弱不能

宵旰黽勉以為水藩地狹民少右之左之於國事不有

大損益不娒委之有司自是漠然不復可否事也貺風

流樂文墨以終其世文政之政是以委靡衰頹殆與寶

永同軌可勝慨哉今納言公以衰公介弟潛於藩邸當時

稱其所居曰龜之間竊憤天下之勢日趨衰弱而邦家之事亦就

陵遲其剛明果敢之氣宏濶遠大之志抑而不發者蓋

亦有年公年十七喪武公三十喪哀公一旦以衰公遺言入繼其統未

發一號令而小人破膽數月之間奸臣賊吏廢黜無餘

佞幸便嬖驅除既遠耆舊故老伸於文化而屈於文政

者往往再舉忠直方正文武材能之臣稍稍撰用不一

年奢侈頓止儉素質朴之風被於朝野先是請託相通賂贈盛行至是

有司不能受一分國中士女競飾美服者一切禁之雖
 大夫不得尚帛士氏准之第年踰七十者不在制限凡
 冠簪葬祭轉除慶賀之類張盛宴設賓客歌舞飲食或
 涉數日者親戚之外不得相會士人之家絕無俗等三
 絃之音其他上已端午無用玩物務從簡畧之類公以
 不暇牧舉今暫記其一二使後人有因所因以考公以
 為大將軍春秋既高諳熟世故而水野見於林肥後守
謂御側衆新列為諸侯任若年寄之徒威權赫灼則天下之事不易遽
 挽回也無已則變一國之俗脩文教奮武衛捍衛幕府
 以為中興之嚆矢於是日夜孜孜從事於此者十六年
 一日也而羣臣材器德量副公之盛意者不衆以故其
 施設之間雖不能無緩急違序寬猛失用之類而至於

其脩文奮武盡忠於天下則三百諸侯恐未有及公之
 用心者此非臣彪諛言識者苟回其事業而察其情實
 則灼然可知也而蒼蠅集藩萋斐成錦忽然羅織今日
 之禍威義二公而有靈則臣彪見其怒髮上衝瑞龍之
 巔也每一念及此歎息痛恨不能自己回徐繹公之所
 以蒙禍幕府諸臣忌公之大志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公嘗慨山陵之荒廢圖其脩覆而欲先脩
 畝傍陵以序及他陵因下野處士蒲生君感後秀
實一

世之奇士文化中沒於江戶所著有不恤所著山陵志
緯山陵志職官志及革弊賦役等諸論

辨其方位及遠近高低適來原信故見於祗役於京師躬至

畝傍陵或詢之於土人或參之舊記以貝原篤信之說

詳於篤信所著大和廻為可據始辨山陵志之謬蓋篤

信之時山陵雖廢其趾猶存至於君截之時其趾

亦亡所以有謬信敬筆其說為一卷曰魁上之時公既

建議於幕府至是屢促之其說以為自

神武天皇辛酉元年至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近年庚

子之歲將盈二千五百及斯時脩其山陵以明

忠孝於天下今議者或謂尊

天朝則幕府失威下惡是何言也山陵荒廢日久天

下忠義孰不欲培一抔報國恩而不能為者悼幕府也

萬一不軌之民或唱禍難首脩山陵以義倡於天

下則豈非幕府之大耻耶然則尊

天朝者所以明忠孝以絕非望之念天下人民將益服

幕府之義而何失威之有幕府遂不能用公之說居數

年

太上天皇崩公聞之又建葬祭之議於幕府又寄書謀

於關白藤公藤公深感公之忠誠蓋入

乙夜之覽云藤公以為葬祭之禮難遽復古至於謚號

則不可不奉也乃議之於關東又使公贊成之幕府不

敢違遂奉謚曰

光格天皇下彪按謚號之議必有京師公卿慨然倡

之者而藤公用之也然其顛未步可得而詳

凶幾泉涌寺災公欲因以廢佛刹清其地又謀於閣老

與藤公事遂不果公之斯舉皆出於忠孝之誠而自其

忌者觀之則益忌焉丁酉正月公發令脩武庫之器械

是為東照宮拜征夷大將軍月日公

欲不忘其本祝太平公親探甲冑拜東照宮遺物於後

於無窮故用是日也

樂園之琴画亭元老以下皆戎服謁見或賜盃或賜餘

瀝而退每歲以為恒例居數日賊大塩平八郎結黨構

難於大坂近畿騷擾關左亦為之紛然戎衣兵革之價

驟相倍蓰於是人皆服公之先見而自其悼者而觀之

則益悼焉丙申歲大飢戊戌亦飢關左尤甚江戶米價騰貴至於

錢千僅買米三升與羽西野之民扶老携幼爭赴江戶者陸續

不已米穀愈乏餓莩盈路一日公登城自轎中視之駕

有所出前一日步士巡視其所當過之路有不潔之物

送死者適當其前則命避之旁徑俟駕過而後得出以故三藩之君雖犬馬之屍不得寓目太平習俗然也是歲為其多餓死公駕屢易其定路既而死屍盈衢無處無之不得已破格過不潔之地由是公始視之其慘可知也歸邸之後猶悽然不樂名有司曰封內之民得無餓死乎對曰未也然米粟日乏臣等日夜憂之公曰食盡而餓寡人無如之何苟食未盡而有餓莩奚在於為民父母也乃賜手書於郡宰勵以至誠郡宰亦竭力賑恤既而大開稷倉世稱稷倉義公所創亦來繼述見在各部諸村備豫凶荒之術世多其說而蓄米則苦於新易古其積粟亦不能十年且射利之臣或見以為無術必生貸人收息之說及數年之後則逋負日多儲蓄日減至其甚則變其米粟為金錢濟一時之急豫備之憂是以不遂如我稷倉則年年取定額於

民實之於藏耳其術似拙而稷之為物經百歲之久而不變欲難之於年穀豐穰之日則其價甚賤而無利用之於創饑凶歉之時則米淡而善飽自義公創建至今百數十年而國免飢餓之患者稷倉之力居多則其似拙者可謂甚巧為愛者設常平之倉以均平年之賑米價又置稷倉以備凶歲之患則庶乎民被其澤矣身之又豫設賞科令富民救窮貧又散刻商竊藏穀者以頒遠近於是二歲凶荒闔境無一人餓死者其餘澤波及境外傍近之民者亦不鮮於是人皆懷公之慈仁而自其姪者而觀之則益姪焉庚子歲公就藩請介曹講兵於野幕府允之以每年三月大蒐於城南仙波原四方來觀不知其幾萬人巨馭之聲或震於非總前之於非總扇

鳥醫生及香人皆駭其壯觀以為天下無比而自其嫉

者而觀之則益嫉焉壬寅歲幕府設令使海濱之國嚴

其海防公嘗毀封內銅佛及梵鐘鑄以造銃煩議者或

難之公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豆州毀大佛以鑄錢無

他變無益為有用也且夫佛能濟度眾生鐘能戒怠惰

今變而用諸海防鑿腥膻之夷賊濟神州之生靈

以振起天下之急情其用不亦大且廣乎於是人皆服

公之識而自其憤者而觀之則益憤焉公夙有興隆

神道其大意見於公所著弘道館記之志蓋威公嘗

受神道於教原兼後每有慕之遺志而義公之所

述也至是

神祇祭儀混於浮屠者務歸清潔逐破戒之僧者若干

人其畏罪自逃者亦若干人毀佛寺者前後二百數十

區其所謂修驗之徒或轉為祠官或降為農夫之類不

暇收舉葬祭之禮殆布於都鄙於是人皆服公之果斷

而自其怒者而觀之則益怒焉其他正二百年紛淆之

經思建三千載未嘗有之學校公之於國事經學學校

彪不肖其在政府也叨奉公命後事二大業以故頗詳

使後人有所考，今不復贅。凡公之所為，皆出入意表，其所謂忌憚妬

嫉憤怒者，環而諛之，則公之遭奇禍，亦非偶然也。雖然，

今日之事，豈公一身之禍哉？抑獨水藩之不幸哉？意五月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錄

人生得失豈徒爾

公之致仕幽居也，元老以下，獲罪於幕府者七人。見於上

而戶田今井與彪，就禁錮，蓋亦有以也。初文政季年，戶

田為大番轉目付，以其不請而赴江戶，落職家居，亡幾

為近臣。通事遂歷用人側用人參政，擢為執政，班上大夫。

今井初以遊倅給仕，公於龜間及公立為馬廻，轉與右

筆人為近臣。次番及小納戶歷勘定奉行用人，遂為參政，班中

大夫之上，出為寺社奉行，班猶仍舊。彪初以進物番補

史館編脩，轉郡宰為近臣。通事任受府吏，乍免職，又乍擢

為側用人，遂班上大夫之上，封建之制，世貴門地，人重

閥閱，官職轉除，率有定格。蓋中大夫之家，或得為上大

夫，而下大夫之家，亦或得為中大夫，餘皆視之。戶田之

先，與信州松本族松平丹波守同族，以太田攝州之薦，始事

威公，頗稱閥閱，而家世不過上士。今井之宗，以醫事義

公今井之祖以其餘子別賜俸祿家世中士而間亦有為上士者彪則先子解褐以文學始事文公以其職類近臣班通事耳通事之班在持筒頭小十人頭之間以故自稱上士而其實與上士大有遠矣三人之職事班次雖不同曰其門地論定格則其寵榮可謂皆極矣一國愕然不朝則罵焉環而諛之者非一朝一夕則平居無事猶恐不知所稅駕况時勢一變我公猶且有今日之禍則三人之免職固為大幸其就禁錮豈徒爾哉有客難之曰子之說不為公謂也然公之用人不必拘門地其起自士超遷至大夫者不止子等

三人而未聞其人獲罪於幕府亦有說乎主人應之曰子不見彼卉木乎方大風雨雪之時其枝幹軟弱者東西披靡縱橫低垂無復折傷破碎之患至其剛強者屹然不屈確乎不動其不摧幹枝根者殆希居吾語子沉深寬弘舉止嫻雅愛人容物則今井藤田不如戶田也風岸孤冑直言抗議清潔無私則戶田藤田不如今井也粗通古今頗達事體立志不變則戶田今井恐不如藤田也要之皆屹然確乎之士假使敵國伺我不除斯三人則水藩之事不易遽盪也至於彼使嬖阿諛之臣

則東西披靡者耳。縱橫低垂者耳。昔者管公起自文章生，致位三公，而忠憤剛正，遂以取禍。設使管公少自貶，阿藤氏之黨，則豈有西海之謫哉？而公不遭貶竄之禍，則安能得使其盛名千載傳誦不已哉？由之言之，我公之遭讒，未可必也。而三人者之就禁錮，亦不為甚不辜矣。客罵曰：戶田今井吾未知其人，觀子之戇愚，自信愈篤，則子之不免於禍也，信非徒爾。主人為之默然。五月二十

五日

自驚塵垢盈皮膚

余嘗讀柳宗元文，至於其叙謫居之苦，曰：「搔皮膚塵垢盈爪，愛其文之極奇，而疑其言之浮實也。今處實地，始信其言之不妄矣。余之被禁錮也，既自閉戶，默處。幾監察府僚吏率工而來，檢視舍之東西及南北隣之境，凡有寸隙者，皆以板塞之。最後又以板掩門戶，固釘而去。雖奴僕理不能出入，然米塩不繼，薪水不通，飢渴而死，則亦恐非所禁錮之意。於是請比隣，主人鱸氏竊

穿其牆，澗可橫身。

余家素貧，至是益窮。衣服器物，齎來自鄉者，沾即殆盡，猶餘一轎，竊約賣。

一貫人而無門戶可通乃止一俗吏與余親者聞之
 謂余曰甚哉先生之迂也倘欲得金則作一卷以轄當
 積何必沽却之為余從其術賈人不可曰凡取物於已
 貸金於彼所以為質今轄在夫子之舍又貸金於夫子
 奚在其為質僕安恃一紙券書而待夫子門戶開者余
 取其理不能復詰每之酒錢熟視轄自失耳亦可憫笑
 自是奴僕得曰鱸氏之門而出入然監察寮屬時時巡
 視舍外以故家奴汲井率不過一日一再僅供朝夕爨
 炊之用耳余以本月二日設家而前數日獲病以故不
 浴者殆三旬今已瘳矣為水之乏僅盥漱洗面而止當
 是夏日蒸熱逼人發汗淋漓衣服日污臭氣衝鼻曰一
 搔皮膚則蟲亦入孔不啻子厚所謂塵垢也古諺曰湯

沐具而蠛蠓相吊余之具湯沐不知在何日則蠛蠓相

慶而樂年豐於禪衣之間也必矣亦可一笑因忽憶前

月念七訪武田伯道於箕川伯道固與余友善而以余

為姻戚其宅本在黑羽根街箕川本妙雲寺之地及去

歲癸卯毀妙雲寺賜趾於伯道伯道遂移而居焉

伯道携酒肴而出餞余於綠岡之傍適原田在望蓋二

人竊患余之行離情尤切殆有易水之趣而余亦不能

無怒髮衝冠之態酒酣耳熱原田出一大紙乞余書余

為書文天祥正氣歌寓余心事以為留別當時余唯取

於天祥正氣凜教身成仁今而思之其所謂夏日諸

氣華然四集者亦似為余今日之兆可謂奇矣抑余之舍雖矮比之天祥于土室猶玉堂華屋則塵垢之盈爪蟻蝨之侵膚未足以吾正氣歎之也

五月二十六日錄

猶餘忠義填骨髓

蘇軾有言道義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笑談於死生之間余深服斯語亦舉以勵子弟以為蘇子斯語以可注孟子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氣孟子既曰以直養又曰集義所生又曰配義與道其所以示人及覆丁寧不一而足推其說則大學所謂心廣體胖中庸不愧屋漏

論語內省不疚者皆浩然之地而非胸中別有一箇盛大之物也後世黃吻耳學之徒或以豪放磊落跌蕩不羈者為浩然之氣大非孟子之本意何者豪放跌蕩之人固愈於小蘆曲謹稱鄉愿者萬萬而苟欠獨慎內省之工夫則不能無行不慊於心者小不慊則斯氣歇然餒於中安在於其為浩然哉夫浩然之說以下先子必之所持論今舉其大略道義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然後正氣充實於中及其至則可塞於天地之間矣余嘗讀蘇子之書尤愛其策略之論謂苟使其說行則趙宋豈有他日播遷之禍哉既

不能用其人，又併廢其言者，獨非蘓子不幸也。抑方王
 安石用事，一觸其邪，歛者無有，噍類蘇氏兄弟，奉其家
 學，確乎不變，屢貶竄於瘴厲魑魅之鄉，而心腸鐵石，胸
 襟風月，超然於事物之表，其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間者，
 不為夸也。而世之稱蘇子者，或取其於風流，或取其於
 文辭，至於其甚，則徒愛其書畫，以為玩好。昔時先輩聰
 明，若能澤伯
繼猶目蘓子以詩人，蓋伯
 繼不讀其策畧等之書也。是奚異於取皮膚而捨骨
 髓，夫士有大策略，大節義，然後可以與言文采風流矣。
 不然，則與彼俳優者奚擇焉。此彪平日所持論，客舍兀

坐，無書可讀，杜門屏居，無友可談，朝夕所追隨，唯一片
 耿耿之氣耳。聊舉以相敬，培養浩然之地云。五月二十
 六日錄

嫫姚定遠不可期

文化初年，鄂羅斯屢到蝦夷地方，北邊騷擾，先子嘗有
 歲且之詩，曰：春來一夜斗迴杓，北顧還憂胡虜驕。投筆
 自憐班定遠，忘家誰擬霍嫫姚。長蛇應憶神兵利，粒食
 曾資瑞穗饒。宇內

至尊

天日嗣須令萬國仰

皇朝先子夙憤北虜南之志寬政年間上書於文公
 極陳備豫之計至是夷虜猖獗日甚先子忱慨自奮鬻
 書裝甲活衣買鞭竊有驅馳朔漠一掃胡塵之志其詩
 中所謂以嫖姚定遠自期者非偶然也凶幾北陲有丁
 卯之變西邊有戊辰之警其後十餘年文政初黯厄利
 亞航海再抵相之浦賀凶幾又上我常北大津之陸入
 上薩之寶島掠午而去其他誘漁民於海上陷以珍異
 之物或授以邪教之書或鳴巨砲震驚內地者無歲無
 之乙酉之春幕府大發攘夷之令凡外夷之船近於海

濱者一切發砲碎之且嚴禁漁民竊貿易於洋中自是

虜船不復近海岸但時見帆影於遠洋窈冥之中耳夫

西北虜情之可惡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文以來天文

年癸卯八月南番人航海抵大隅國種子島始傳鳥銃

蓋是為洋夷窺竊我之始當時稱南蠻者蓋伊斯把爾

亞波爾杜瓦爾之類并南蠻諸國其針航海來漸布其邪教至弘治永祿之間若大友宗麟及

小西攝津守亦奉其法而布諸國中織田氏亦嘗試其

法而其聰明忽察其姦邪欲禁其教而不果豐臣氏始

設其禁務驅除邪教之徒而洋夷狡黠潛匿各所者未

盡除也。東照宮深察其害，大令於天下搜索追捕，命板倉伊賀守山崎長門守按檢畿內及諸國，苟奉其法者，皆執而斬之於五條河原。既而又毀其教寺，在長崎及各所者，破碎其佛像及什物，而邪教之患，惑民心者，牢固不拔。至寬永年間，遂有肥島原之變，內地之民以奉邪教，遭刑戮者，至是前後二十八萬人云。其禍毒可勝言哉。大猷公脩東照宮舊典，益明邪教之禁，又始設外夷之禁，凡蠻文之國，一切拒絕，不得復窺窬。獨以和蘭教法，與西洋諸夷異其宗，特許往來，長崎通商，有無以為

洋夷間諜，使其歲書西洋事情，以上於府。然虜之桀驁冥頑者，猶或犯禁而來者，不啻一再。當時國威方熾，必火其船，磔其人，無有噍類。洋夷寒膽，不窺邊陲者百數十年。承平日久，武備稍弛，於是鄂諳二夷，復垂涎於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諭而還之，至於其甚，則給薪水米粟而遣之。微乙酉之令，則東照大猷二公之貽謀殆荒矣。我納言公夙慨然有攘夷之志，深體祖宗之意，又洞察洋夷之謀，以為夷之出沒海上，禍心不測，其守備不可不嚴也。然假令彼侵沿海之地，燒吾廬舍，害我人民，

勢久不得佳內地，又假使彼據內地，守要害，我人民憤怒激昂，勇氣百倍，苟為將帥者，善蓄其鋒，用機制變，以我所長，衝彼所短，則我可以得大捷矣。抑又使彼日往來海上，數十里之間，連艦鳴砲，張虛聲以震驚內地，其始也，濱海騷擾，不堪奔命，其終也，不過肅然不動，使彼自疲於往來，要之彼勢不得不上陸地，彼勝敗則我亦可以逞志矣。由之言之，虜之出沒海上，非不可惡，而其禍不甚大也。今夫蝦夷地方者，神州北門之鎖鑰，而委之於一小諸侯，而諸侯又委之於商賈，以貪互市。

權場之利，今鄂羅既開府於加模沙徒加，又進據宇留

都府，其先鋒既通我惠登呂府之北，宇留都之地，蝦夷人嘗為漁獵之

場既而鄂夷亦來互相漁獵，今鄂夷作廬舍專據其地，蝦夷人不得復往，云寬政戊午幕府吏近藤十藏守重

按蝦夷北到惠土呂府，鄂夷既建十字柱於此地，于時我水戶木村謙從守重往矣，守重命謙按十字柱，易以

木標，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土呂府距今四十七年，而鄂夷用心既已如此，呼嗚誰謂北虜無啻南之志耶。

萬一彼稍蠶食，併吞蝦夷，則松前既失其府庫矣。

松前不守，則御厓之外，皆為敵國，此其禍豈可與窺窬

邊海者同日而語哉。因竊講其策者，日久初哀公季年

國用不足，有司謂本藩封內幅員比之尾紀二國，廣狹

國用不足，有司謂本藩封內幅員比之尾紀二國，廣狹

懸隔而儀仗鹵薄及諸車與二國頡頏成鼎立之勢所以常苦於窮乏元和建橐威公猶幼倘使東照宮追見威公之成長則其增封也必矣曰有請增封之議而哀公薨至是國用告急有司復為以請公曰土地人民所以賞有功夫三百諸侯之浴恩澤者皆非其祖先蹈鋒鏑冒矢石則有勲勞於社稷也今寡人以父祖餘澤備員三藩無毫髮報幕府而徒以窮乏望增封何以示訓於諸侯無已則蝦夷地方乎有司鄂然公曰居吾語汝昔者大猷公戒長寄奉行曰內地戰爭彼此勝負皆夫

一家之幸不幸耳至於沒土地人民於夷狄則日

本之辱孰大焉雖一寸一尺以死守之可也夫蝦夷千

嶋本我神州之地其加模沙土加者既出於蝦夷

方言則其地亦安知非源豫州所經畧世傳源豫州美不死於奧州竊

逃於蝦夷今蝦夷之俗極愚痴而日義經則尊崇不墮世之所傳亦不偶然所以公有斯言而今鄂

虜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僅守久奈志利惠土呂府

二島所失之地何啻一寸一尺豈非千古之憤哉然則

鎮撫之實不可不講開拓之策不可不畫而議者皆謂

蝦夷之地瘠鹵不可耕氣候極寒陰霧四塞僅有沿海

諸港之可居，而其人愚暗柔弱，不知禮義，得其地不能
生穀殖財，得其人不能施教為治，此信尋常迂腐之論
耳。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者，隨山伐木，汴水得源，直踞
其中央，大移封內之民，糞其田，耨其野，以銷其陰霧，變
其氣候，則愚者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為
一大國也。必矣。而自非擲風沐雨，凌寒冒雪，辛楚艱難，
從事於萬死，則其大業不易致也。則雖請之於幕府，無
愧於心矣。曰：出所嘗講之策，及地圖一畫，示有司，有司
愈益恐怖，公遂書其由，以謀於閣老故小田原族。大久保如

賀寶天保五年也。侯得公書，亦大驚。大久保忠臣嘗語

人持公之書，讀小田原族，每讀五六行，且驚且感，遂謂忠臣曰：有君如此，其於國事何事不可成。忠臣族之同族，以故屢蒙獎勵云。然侯近來名宰相也，常慨洋夷之跋扈，乙

酉之令，蓋出於公之決斷，以故亦深感公之用心，出意
表，迺往復辨難者數矣。其大要以為：往年幕府以松前
家微弱，不能當折衝之任，徙之於梁川，新置松前奉行，
從事於鎮撫開拓，既而又還之於松前家，今欲嚴其鎖
鑰，則有循往年故事耳。然長崎奉行二員，每難其撰，而
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公又難曰：昔者東北海路未

通故外夷之患常在長崎方今蝦夷直與鄂夷為隣則

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幕府復置松前奉行

鎮之則社稷之福何加焉今姑息偷安既不能置奉行

徒以之拒寡人不至異乎其相見於城中亦屢以為言

疾持重未有遽以對也凶幾疾病卒間宮林藏者幕府

勇及唐太滿州其後往來邊陲從事間諜蓋族之卒也

竊語余曰小田原族往矣我輩無可復致力也川路聖

謨亦謂余曰自今以往才智用事之人或有公又謀於

之着實憂慮若小田原族者不可復見也濱松族見於族大是公之說蓋族沉鷲有智略慮公之

銳氣不可當暫避其鋒也而公自信愈厚有暇則按地

畧審形勢時或寓鷹獵習身於祁寒霜雪彪雖屢弱嘗

服先子之遺訓加之以公之鼓舞作興於是與二三同

志之士上下其議慨然有投筆忘家之志者十餘年一

日也四五年來訛言流行以為諳夷將護送我民漂泊

夷地者又清國為諳夷所侵大取敗衄其說蓋出於蘭

夷壬寅歲幕府廢乙酉撰夷之令用寬政文化之令於

是濱海之國不得輒碎虜舶天下有志之士索然而解

體矣公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若一國則不可不盡

力廼陳情於幕府謂封內民俗愚戇而漁父醜丁尤甚

日布攘夷之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則貿易之茲決不可防請暫沿乙酉之令以全愚戇之民幕府不能制也公益脩武備繕器械新鑄大砲者若干議者或諫以銳數過多公哂而不應蓋公之志在極北千嶋之外不啻封內二十里之海港也國中之人猶不能察公之遠畧則詭聞之所由生不為以謂矣前月中閣老阿部勢州詰我元老中山氏以七事其一則曰公未絕蝦夷之念耶由之觀之公之大忠所以未幕府之大疑而蝦夷之事尤為有司所惡可知也嗚呼公屈萬里

飛揚之志幽處別庭小室之中彪等亦不得探虎穴而偃蹇於蝸廬之下夫天未欲驅除醜虜乎然則諸夷窺窬邊要者何日而攘鄂虜蠶食北陲者曷時而過東照大猷二公之靈其謂之何杞人娶婦之憂夫可已哉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錄

丘明馬遷空自企

嗚呼嫫姚之遠既不可期則此筆豈易投哉司馬子長有言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歆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

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有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為也此人皆有汗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當是時子長亦遭禍幽於縲紲所以有此感
而其史記五十餘萬言永傳於後世子長豈欺我哉夫
人之業情安樂勤於危苦志立於寡欲廢於多念故以
困厄作知命之端不遇為憤發之地尋常行路之人猶
或然况於純明剛毅之士乎故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為子輿豈欺我哉後世脩史述作不及左丘

明司馬遷者非啻其才學之高下深淺使之然蓋其苦
心發憤有所不足而鬱結其於胸中者或有所泄於外
也昔者蘇子美讀漢書至於張良狙擊秦政則曰惜哉
擊之不中也曰滿引一太白至於感君臣相遇之難則
亦復滿引一太白蓋讀史者如此而後為善讀史余謂
讀史猶然况脩於史乎大之

神聖經綸之業明良輔弼之蹟小之風土民俗之羨惡
錢穀布帛之消長自忠義孝烈賢良方正之言行至亂
臣賊子讒佞夷邪之心術凡事之關治亂盛衰者必如

身處其間，親視其曲折，或籌其謀略，或畫其形勢，尚友其人，尚論其世，一言不輕發，一事不妄叙，則文辭縱不甚巧，可以傳於不朽，而無愧矣。若其不然，則痴人之說夢也，俳優之奏技也，何足觀。世變以明，時勢垂憊，懲於將來也。恭惟神州實勝其文，其正史足取信者，寥寥固布，而六史以下，炳焉如日星者，未有及我大日本史者也。其日鈔日記，其他家乘日錄，汗牛充棟，而巍然如山嶽者，莫神皇正統記若焉。正統記作明國體正名，實為神州龜鑑。而不能無佞佛之累，嗚呼！卓識如准，后猶尚如此，邪說之惑世，習俗之移人，可畏哉！源准后素懷

忠貞之節，遭世之屯亂，間關流寓千里，漂泊仰歎皇道之陵夷，伏憤奸宄之驕恣，想其痛心發憤，果何如也。我贈亞相公，天賜智勇，兼文備武，雖身在外，乃心在王室，而九重深遠，不能效節於

本朝，群小側目，不能展力於霸府，遠大之畧，抑而不發，有為之志，屈而不伸，嗚呼！二公所鬱結，既已如此，則忠憤之所發，懸而為日星，峙而為山嶽者，非偶然也。彪雖鹵莽，然胸中所鬱結，勢不得不發，諸刪述，苟得附驥尾

鞭駑馬、仰炳為之餘光、託巍然之未塵、則志願足矣、非

所敢望也

五月二十
五日錄

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莫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

古人有云斃而已

嗚呼、我公之所以遭禍者、彪既粗言之矣、然則

王室陵夷者、不可尊乎、蠻夷之猖獗者、不可復攘乎、幕

府之政、詭慝日行、異端之說、浸淫益甚、而

神皇之所以經綸天地、控御宇內之道、湮晦否塞、不可

復闡明、開通乎、曰、矣、其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天尊地

卑、日月昭明、彝倫猶存、苟能反其本、通其末、厚其始、要

其終、允執其中、以明大義於天下、則

王室可尊、蠻夷可攘、幕府益昌、異端自衰、而

皇道之隆、可企首而望也、請言其畧、謹惟

天祖

天孫之盛德大業、

八百萬神之鴻勳偉績、今不可得而詳、然載在古典者、

昭然不可誣也

神武天皇敬

神奮武恢弘

天業奠都秩祀闕萬世之基

崇神天皇加之以厚生利用之政黎庶樂業蠻夷率服

應神天皇取於人為善始聞儒教

仁德天皇謙讓慈仁四海悅服當是時大義明人心正

德澤中洽威武外振豈不盛且美歟及

欽明天皇之時佛教西來使我人民奉其胡教拜其胡

鬼幾何其不率為夷狄也是物部中臣二氏之所以憤

激諫爭

天皇明斷捷其僧徒燒其伽藍毀其佛像而奸臣蘇我

倭其教一意尊崇遂以湫漫遺永世之禍而子孫罪惡

貫盈遂構天地以來未曾有之禍佛教之害可勝言哉

天智天皇慨然懷廓清之志中臣謙子輔翼贊成攘除奸

光大張

皇綱爾來明良相踵世濟其美大化大寶之治冠絕古

今當是之際在上之人能明其本末原

神皇之道翼之以周孔之教明國體叙彝倫以定其典

章制度則佛教雖狡自委靡潰敗無所施其能矣而當時徒賄西土之文華捨此取彼模效是務辭諸山林之人羨市井之繁盛衣服居室凡百器用悉倣商賈風俗以為得計特不知子孫捨本趨末利口捷給泯然失淳厚質朴之故態豈不大可憾乎且夫物羨者易消而惡者易長天地之常理心直者憚而踈之邪曲者徂而親之亦人之常情也然則明

皇道資儒教以臨天下猶恐惡者之長而邪曲之不禁也而當時未聞有其舉於其佛教則既營寺觀於畿內又建國分寺於各國舉兆民之衆納之於釋氏之軌物宜乎其浸淫人心牢固不拔至今日而不悟也夫

神皇之道聖賢之教尤重祭祀配之於政教而釋氏既奪祭祀之權用之於朝野施之於政教

神皇之道僅委諸祠官周孔之教下而為博士之業皇風之不振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中葉以降

皇紐紉解權歸藤氏藤氏衰而平氏盛平氏滅而源氏興而兵馬之權遂歸武人

後醍醐天皇憤倍臣跋扈奮英偉之畧藉忠義之力天

下翕然再仰望太平之隆而中興不遂併其政柄兵權為霸府之有其間政體萬變運有污隆而

皇室之所以衰未嘗不由大義不明人心不正異端邪說盡惑風俗之故也應仁以來海內靡亂豪傑並爭民之苦於途炭亦甚矣織田右府雄斷果決深惡佛氏之害燒伽藍戮僧徒天台淨土膽奪氣索我東照宮聰明英武救民於水火以開太平之基洞察西洋邪教之害嚴其禁令大猷公脩其遺緒一切拒絕狡黠夷類二公之於邪教也芟夷驅除夷戮殄滅永絕其根本不令遺

種於神州其功烈豈不大哉我義公亦惡異端之傷風俗大廢淫祠逐奸僧其毀佛寺以千數矣今納言公脩其緒又逐僧毀寺者若干盖自

欽明帝燒伽藍毀佛像千百餘年而始有織田氏尋有東照大猷二公又尋有義公又百數十年而有納言公東照大猷二公之功烈非敢所贊也而納言公與義公非有霸府之權將軍之威僅以東藩彈丸之地欲除十餘年之宿弊於一國一郡之間其勢實難矣織田氏雖有其權威然不察禍毒之所由来欲徒以兵力鋤之抑

亦難矣。至於

欽明帝則其禍猶小，其毒猶淺。苟使當時芟夷驅除，若慶長寬永之於洋教，則蘓我雖驕，僧徒雖狡，將垂頭就戮之不遑，而隱忍姑息，遂養成滔天之禍，豈非千古之一大遺憾哉！所恃者

神皇在天之靈，咄咄照臨，敬

神之俗未全喪，奮武之風未必沮。仁厚勇猛，忠義孝烈之士，往往出其間。天地之正氣，亡於彼，存於此，廢於前，興於後，以維持神州之紀綱，何也者？夫夏之尚忠

殷之尚質，周之尚文，皆至其末世而不可變者。苟變之也，不衰則亾。神州尊

神尚武之政，萬世不可變者也。極天不可易者也。皇道雖衰，

天祖之訓，奕世罔墜，民之仰

勢廟與天日無間。名神大祠之在各國者，威靈如在，上自朝庭大嘗，諸祭下至於閭巷，所謂神事祭禮，上古之風猶或可徵。

天皇即

天祖之胤，臣民皆

羣神之裔，故尊

神之義明，則

皇室自尊，異端自衰，忠孝之教立，而

神皇之道興矣。抑古者尚武之俗，冠絕宇內，此論也。而釋氏柔和忍辱之教，或折其鋒，和歌者流，浮靡淫惰之習，又從而移其氣。公卿百官，手不知兵，尚武之俗一變，移於武家，然猶止於室，而存於堂也。故胡元之窺我也。

先斬其使，以明示與彼絕，戒諸國嚴兵備，遂殲十萬之衆於西海，朝鮮之無禮也。航海遠征，八道驚潰，餘威震明國，洋夷之截禍心也。火其船，戮其人，醜虜破膽。今者承平日久，風俗逾惡，尚武之俗，或讓古焉。而因循不察，萬一失其存於堂者，則英民狡夷，將有起而拾之者，豈可不寒心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日武家則尚武之風，不可以不振。曰弓馬之道，則將帥之術，不可以不講。當獎學之任，則五典之教，不可以不明。奉征夷之職，則膺懲之典，不可以不脩也。故尚武之風振，則幕府自昌。

夷狄自遠、天地之正氣充而神州之紀綱張矣、此其大較也、若夫施設之緩急、與運用之巧拙、固存乎其人、唯至於其以尊

神尚武、為政教之根本、以明尊攘之大義、則臣彪質諸鬼神、而不謬、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資質雖驚、竭畢生之心、極終身之力、後事於斯、將上以報國家之鴻恩、下以述先臣之遺志也、所謂斯心奮發、誓神明、斃而已者

豈徒乎哉、豈徒乎哉、五月二十九日 六月朔錄畢

回天詩史卷之下畢

故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墓碑

安政二年十二月、我水戶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歿於江戸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為之文、延光謹案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号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襲父二百石、補進物番、

為彰考館編脩撰總裁事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
雄健始知其專力家學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
異論物議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江戶筮之不吉
投策曰臣子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馳至江戶詰
文藩守山侯論繼嗣事言甚切至侯許諾數日公薨有
遺命傳國景山公君聞之即時上塗還水戶景山公既
襲封知君有異材擢為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廻
番頭公方網羅一國人才布列內外皆号为網職而至
於通古今達事体則君蓋為之冠故公眷遇尤渥入則

參預機密出則應對四方議論風生事無留滯公每出
新令君一采筆填刻而成辭理明暢他人精思不能及
當時議謀之臣不為乏人而至於氣魄之大智惠之明
過盤錯而不挫處紛擾而不亂則不惟君為全才
凡公之施為光明正大一新天下之耳目者君尤有力
焉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才容
衆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劇職常延異能奇才士酣暢
談論盡其忻歡時或詩賦唱酬詞米煥發其餘事亦能
使人屈服當此時海內之士論人才者必屈指於君而

聲名震天下矣。弘化元年，幕府俄命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攻家學，綜覽群書，數歲聽還鄉里，尋亦得與親故往來。遠近乞教者日填門。嘉永六年，公受命幕府，議防海之政，乃召君至江戶，復原職。天下想望風裁，而君夙憤夷狄之猖獗，計畫甚熟，然所持論，或與時牴牾。君慨然賦詩，有室刀難染洋夷血，却卧常陽舊草廬之句。讀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以為通稱。云公又以君才無文武，命聽督學政，無幾江戶地大震。

君以此日沒，享年五十，葬於水戶城南常盤原先人墓側。所著有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君娶山口氏子三人、長小野太郎大次、建嗣家次信女五人、長適原田成德。餘尚幼。君先人講究實學，海畜淵藏，亦及施而沒。君天資豪爽，夙有大志，一旦遭遇，以明大義正人心為己任，以敬神奮武為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者，恐衛政故施之事業，猶取諸筐筒，而慷慨激烈，每遇大節以死自誓，無所畏避，亦皆遵遺訓也。嘉永中，夷船屢來邊境，繹騷。

天子深憂之，而嘉景山公留意邊備，繇此君名亦嘗得上聞訃至。

京師

天子震悼，有夫人之歎云：聞者感動，蓋為天下惜焉。銘曰：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吾公？謂天果有意耶？何為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震動宸聰，孰謂臣子之誠不達九重乎？

後序

東湖先生遺書曰：回天詩史者二卷，先生沒之明年，予得之於其家，粗加校讐。初先生之獲罪於幕府，窮愁無聊，無所自訴，於是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君臣遭遇之際，及國家所以盛衰變故不一者，論次成此書。時予猶幼，當世之事，皆未及識也。後三年，先生遇赦還鄉，就而叩之，先生曰：時事吾不欲言矣，欲詳吾行與志，則有詩史者，乃取二三篇讀之，慷慨扼腕，繼以流涕。且曰：此書未可以出，出則有奇禍矣。顧今已十年，國事方泰，此書

可以出矣而先生亡悲夫嗚呼甲辰之難臣子所實不忍言予於此書觀國家盛衰氣運所以消長然後有知人情反覆之無常真可懼也以予所見此書所稱感恩仗義之士如某某數人猶或不能保其晚節况固號為小人姦佞者一為名流之所不容詭變百出以求不平其意者而排擊構陷必擠之死地勢之所至禍延社稷而不顧國家二百年涵養之德如此其篤也明君賢佐宵旰晷治欲無一物不得其所鞠育之恩如此其至也而曾不能少入其心咆然囂遂激成不測之變此我

太公所以躬英明之德而不免於禍毒之慘又惡可不咨嗟歎憤而為後之為國家關盛衰消長之理者慮哉先生以文政丁亥初仕後十有八年而有甲辰之難其間否泰通塞既如此書所記而其後未數年太公之冤昭白於天下遂至入而參幕務而先生與二三名臣亦皆再起用事一國翕然仰其盛事而先生獲病而沒嗟呼古今盛衰之理常如此也然先生獨以明大義正人心自任所謂斃而後已者蓋其所誓於心以是至流離困阨屢瀕死而其志未嘗少衰也當時誤國諸臣雖一

且逞其姦曲而其速今悉就刑典竄極無遺矣予於是見此書之為回天果不誣也世之事君者見之亦可以少知人臣所以致節之方而母曰一摧折而變其道也矣

安政丙辰夏五月

晚生 原忠敬

此書之為回天果不誣也世之事君者見之亦可以少知人臣所以致節之方而母曰一摧折而變其道也矣

010190526386

48-13445

